

梦是一棵会开花的树

——读《我的文学白日梦》

□ 余康妮



“永远保持一颗天真的心，去漫游、去体验、去追梦。”

《我的文学白日梦》收录了余华老师39篇不同时期的散文作品，阅读的过程中，我仿佛亲自走上了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。阅读的花朵栽种两侧，越往前走创作的果实越是夺目。感谢这本书带我体验这样一段心灵奇旅。

全书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聚焦余华老师的成长与文学创作的起步，另一部分则更深入地探讨了写作的意义以及他对文学与生活的理解。当我通过文字的路径踏入那个时代，我看见从小生活

在医院宿舍的余华老师。我也与他一起，耳濡目染于父母忙碌的身影，带着少年的淘气与好奇跌撞着探索世界。我也与他一起，因一本书、一个想法而振奋。一起感受那颗叫梦想的种子落入心的土壤。

“文学白日梦”，乍听来似乎带着虚幻的光晕。但有了热爱与努力，它也是有具体模样的。我认为“文学白日梦”像一棵大树，而每一份坚持，都是在浇灌它，呵护它，促使其长得更高、更强壮。每一份收获，都是这棵树开出来的动人花朵。

“文学白日梦”之树的营养具体来自何处？答案自然离不开阅读。正如书中强调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重要性，强调经典作品能够激发读者的深层思考并丰富他们的情感世界。的确，人不可一日无书，写作的人更是如此。常听到阅读是输入，写作是输出的说法。没有日复一日的阅读积累，知识会褪色，头脑会贫瘠，心灵会荒芜。到头来，“文学白日梦”恐怕就真的变成不落到实处的白日做梦了。

这再次启发了我。写作的我应该谨记的是，自己比周围大多数数人更需要阅读。读书如周游列国、读万卷书，在任何时代都是把作品写好的伟大密码。常读，

常写，不一样的花儿就会自然而然地绽开，被不一样的爱花人看见。

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随着书页的翻动，我看见了这段时间的光芒。时间，让余华老师的写作变成快乐的坚持，让坚持拥有撼动人心的魔法。一步一步，余华老师的创作之路从坎坷走向坦途，道路两旁的荒芜也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如画的风光。

想起当我的第一篇儿童小说《萝卜佛陀》被《小小小说月刊》录用时，我高兴地感叹原来我也能写出不错的小说。没想到的是，同年，这篇小说在我的意料之外飞入常熟的中考模拟卷，又给我送了份全新的惊喜。

也许珍贵的“白日梦”就是这样，像一棵光芒万丈的树，惹得人忍不住去仰望、去耕耘、去坚持守护它。也许坚持就是这样，坚持得越久越有意思。坚持得越久越不觉得自己在坚持，不过是享受罢了。

2022年，我写幻想小说《小荷娘》时，也是在书写的过程中享受想象世界的构建，享受写作的快乐。投给冰心组委会后，我便忘了这件事而开始写新的东西了。当七月份收到这篇五千余字的幻想小说获得冰心儿童

文学新作奖的通知时，我忍不住雀跃，冲着我的“梦想之树”。一路走来，我见证树上的一朵一朵花开，它也见证着我的成长。

“每个人都在经历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，世界的丰富多彩和个人空间的狭窄，使阅读浮现在了我们的眼前。”书封上的这句话让我不禁想，写作，除了写本身，除了读，还有什么重要的呢？书中，余华老师写到自己的童年生活，写到文学不仅仅是文字和故事的堆砌，它还是人类情感、思想和生活的真切反映。读到此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渐趋明朗。生活给我们的文字打上独一份的烙印，从前生活带给我们的经历与未来纸上文字之间，应该存在着隐秘的呼应。

那天写获奖作品《小荷娘》的创作谈，让我想到童年，那些在外婆老家的荷塘边玩耍的日子再度鲜活地出现在我眼前。事实证明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在给予我源源不断的灵感。写作，除了要从书本当中汲取养分，还要在生活中吸收那些闪闪发光的、独一份的甘霖。确实是这样，万千文章，哪一篇能脱离生活呢？写作源于生活，艺术源于生活。它们都是生活开出的花。

余华老师在《我的文学白日梦》中不仅仅谈论文学，更将自

己的个人生活经历融入其中，使得这些散文充满了生活的色彩和个体的情感。而认真过生活，观察生活，品味生活，把生活当成一本立体书去读，也是写好文章的第二法门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冰雪健儿回信中提到“出生在一个伟大的国家，成长在一个最好的时代，通过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感到很幸运。新时代是追梦者的时代，也是广大青少年成就梦想的时代。”读完这本《我的文学白日梦》，或许会给你一点启发——每一个伟大的梦想，最开始都是稚嫩的，甚至带着虚幻的光芒。但正是梦的存在，让我们的成长有了能量。我们已足够幸运，无需犹豫，只管去行动，去实现它！

“阅读打开了个人的空间，让我们意识到天空的宽广和大地的辽阔，让我们的人生道路由单数变成了复数。”从现在开始，去守护自己的梦想之树。日落时分，爬上那棵属于自己的“树”，像个孩子一样，坐在结实的枝杈间，宽广和辽阔的世界尽在眼前。



□ 戚舟

周末，我进城去买书，顺带换个环境阅读。

我先去的图书批发城，整层楼都是格子间，虽密密麻麻且逼仄，但看着摆得满满当当的书，嗅着浓郁的书味儿，心里颇为满足。尤其每家小店都挂出“八折”或“七折”的牌子，叫我摩拳擦掌起来，想着定要淘些好书。谁知，此“好书”非我心向往之“好书”，多是各式各样的教辅书、备考书。老板们一见人来，先是一连串的“给谁买书”“考什么试”，得到我“随便看看”的回复后，又是寸步不离地跟在身后，但凡我瞅一眼书封，对方立马抽出来一大摞，恨不得让我立时去结账。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，他们将教辅书、备考书之外的书统一定性为“心灵鸡汤”，说这些书“买的人少且最便宜”。无奈，我转身离开。

我又去了趟某著名书城，虽少了推销的氛围，但也依

旧没有能让人静下心来读书的心情。一楼的三分之二是文创用品、儿童乐园，二楼的一半卖各种图书相关的电子产品，三楼书最多，但多半仍是工具书，剩下的文学专区还要打上“最新畅销书”和“某某重磅推荐”的名号。在这里，没有办法精心选书，有端着咖啡的，有刷着手机的，还有陪着孩子认拼音的，几乎没有人用心去看一本书。

我买了本书后，匆匆去往省图书馆。进馆的一霎那，我才知道：读书还是得来图书馆，这里的书香味儿太沁人了。图书馆里座无虚席，有学子在此自习，端坐着写个不停；有一家三口在此过周末，通过读书补给各自所需的精神养料；有青年人来借书，仔仔细细地挑选；还有老年人边读书边做笔记，可谓是“氤氲书香消长夏”。没错，在这样的氛围中读书，就连炎炎夏日都变得清爽不

少。我临窗而坐，可以透过书本与窗外的万物对话，那极远的朦胧的山、来来散散的悠闲的云朵、葱郁葳蕤的密叶，还有轻轻浅浅的微风——从窗外齐齐走进书上的字里行间，慰平了因酷暑而起的燥烦，让人耐得住寂寞去细读一本书。日子寻常，图书馆里的夏天却是蓬勃又芬芳。

我徜徉在书架间，放轻脚步，细寻书香。偶然，在某本书上一眼扫见“戚舟”二字，瞬间欢喜：在和书的会晤中，我竟邂逅了我自己。这种感觉十分奇妙，我读他人后，再看他人读我，满足感成倍增加。我轻轻摩挲着自己的名字，心中对文学梦的追逐更坚定了。不觉间，已过晌午，我进馆竟有四小时了。想起杨万里的《读诗》：“不是老夫朝不食，半山绝句当朝餐”。书犹如此，谁还能记起吃没吃饭呢？图书馆中饱精神，下周再见。

申蒲河的黄昏

□ 江菲

我家坐落在一条不宽的小河边，我是一个在河边长大的孩子。在我三岁的时候，从爷爷的口中得知了那条河流的名字。

“咱家后面那条河叫申蒲河。”

“申什么河？”

“申蒲河，蒲公英的蒲。”

听闻这个有趣的名字，我搭着爷爷的肩膀哈哈大笑。

从河边望向对岸，是一片青葱的绿。那是村大队给每家每户分的土地，勤劳的人们在这片沃土上种满了庄稼。晴朗的日子里，总能看见三三两两的村民在不远处的坡上耕地，身影渐渐模糊成移动的黑点。

白日还很长的时候，我常会蹲坐在河岸边，看着爷爷抡着镐头，高高地举起，重重地落下。坚硬的土在他的镐头下只是蹦出了一个亮晃晃的镐印，几块细碎的土坷垃蹦在他裸着的胸膛和脸上，和脸上的汗珠混合在一起，变成浑浊的小溪淌下来。秋阳很毒，像针，扎在爷爷的脊背上。他嘟囔出一句话“这天，真要命”。这才注意到我，“咦？小菲，你咋来了？”

“这点儿山边子地，种啥也长不出好庄稼来，爷爷你怎么想着来垦荒呢？”我不解地问。

“哎，不能这么说，地是通人性的。你懒了，地也懒了。你勤了，地就勤了。”爷爷指了指自己的心口，接着说：“心里装着啥，地上就长啥。”

我嚼着从路边摘来的狗尾巴草，茫然地望着泥土地，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翻完土接着就是种菜秧，夏末秋初正是种小青菜的好时节。爷爷种完菜秧后，我便争着抢着要帮他浇水。爷爷笑着给我做了一遍示范，爷爷对所有的农具都驾轻就熟。

一老一小忙活完，已到黄昏。记忆里乡村的傍晚总是让人无限留恋。夕阳斜斜地洒在爷爷和我的肩上，空气里荡漾着的是我们的欢笑。

可是，我的爷爷在今年春天离开了人间。从此，再也没有了让我留恋的斜阳，再也没有那个爱与我在滚烫的泥土地上聊天的老头了。在我没有察觉的时候，昨天竟已经悄悄走远。

秋日里的风吹得樟树林簌簌地响。抽穗的芒草在十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。

申蒲河的水还是那样静静地流淌。但是申蒲河的黄昏，却只留下我一个人。